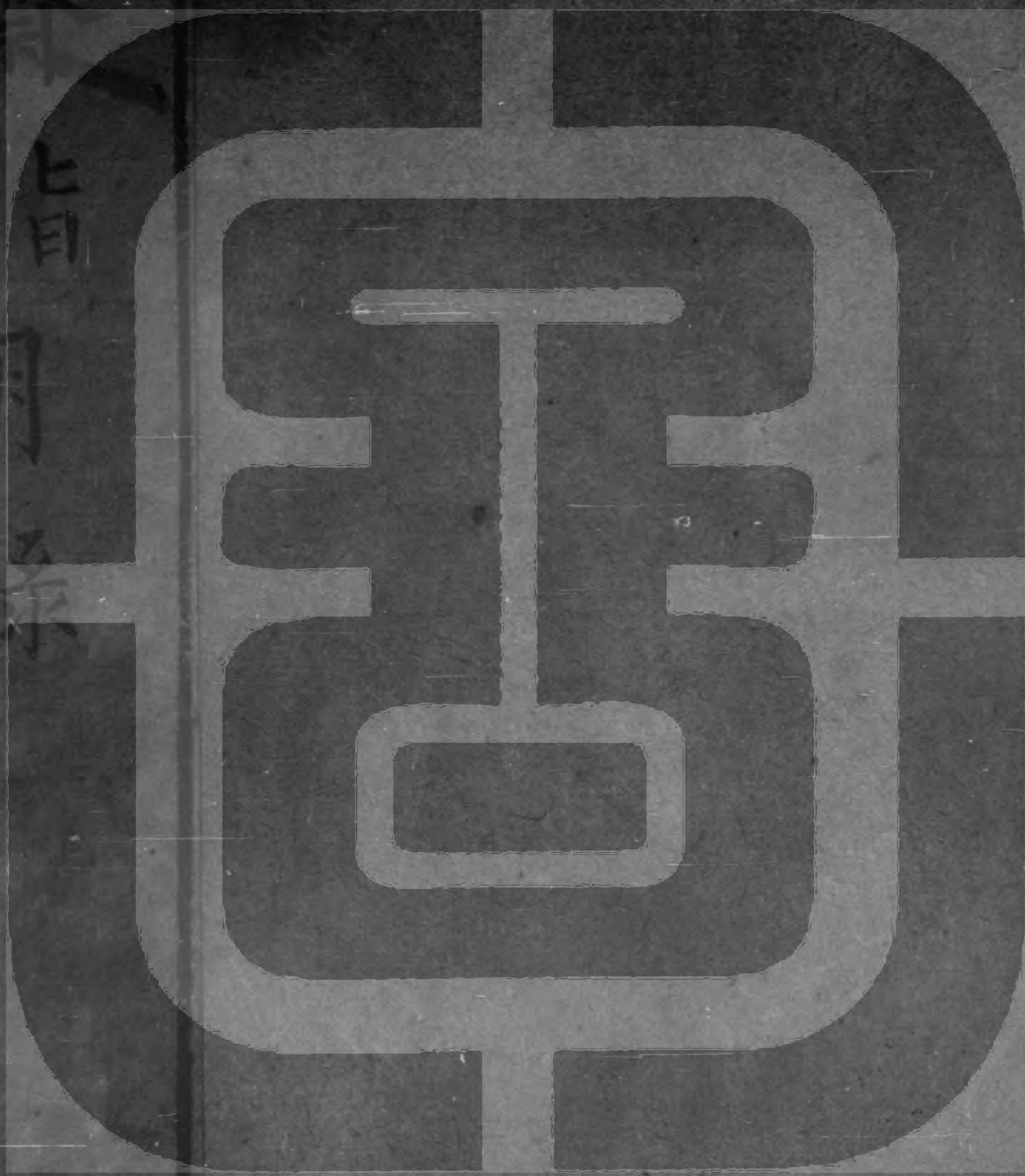


水月齋  
指  
月錄





引用宗乘書目

壇經

傳燈錄

續燈錄

五燈會元

頌古聯珠

宗門統要

正法眼藏

宗門武庫

傳法正宗記僧寶傳

智證傳

林間錄

蘿湖野錄

高僧傳

續高僧傳

宋高僧傳

神僧傳

古尊宿語錄  
四家語錄

圜悟語錄

大慧語錄

雪竇語錄

真淨語錄

船子機緣

傳大士語錄  
端師子語錄  
大藏一覽

禪宗正脉

左編僧傳

禪宗雜毒海  
禪林頽聚

人天眼目

互稽書目

佛照語錄

高峰語錄

中峰廣錄

天如語錄

扁丘隆語錄  
應菴華語錄  
慈楚石語錄



石屋語錄

石門文字禪碧巖集

擊節錄

從容菴錄

請益錄

虛堂集

空谷集

青州百問

通玄百問

五家宗旨

宗乘家言派傳及今零落無幾矣無論其他如五燈與藏典並傳當宋之時朝廷皆重其書今獨傳燈續燈存耳况其他乎往在兩都嘗以三燈錄托衲子窮搜叢林絕不可得至如洞山聰之禪門宗要祖堂二錄天衣懷之通明集等則不知有其名矣見聞甚狹此錄所集不過如上所載諸冊其中言句悉依本文絕不敢微有損益雖顯見訛繆亦不敢遽改但注于其下某字疑應作某字尊古也其諸錄互見文有異同而義無短長者第據一本以錄不復詳其異同又如大慧引龐居士慎勿實諸所無偈慎作切則亦不敢謂慎應作切以義既無所抵牾且或當時有別本作切未敢據今本考定也其引載諸冊語不復列其名一則以諸冊皆流行世間文字學者所共聞見今既列名于前不必一一復列二則以雜列其名于言句中煩亂可厭不宜列也其間有不出于此諸冊中而出他書如文通慧事則列書名于本章下

刺指月錄發願偈有述



釋典雖有宗教兩塗世尊云吾四十九年

住世未曾說一字則何教之非宗乎顧宗

門須憑實悟毫不容偽觀古之尊宿幾十

年點曾自許直至末後為明眼人煅煉過

方始開者則悟豈易言哉及其悟後奉戒

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



煉真悟人氣象如此豈非識法者懼乎今  
之望見門頭戶口者便謂已證已得從而  
呵佛罵祖放蕩無檢聲色貨利居然常人  
而高談濶論明欺一世噫欺世乎自欺乎  
有日鬚眉墮落嘔血無及在何得歸罪於

宗偈曰

世皆懺罪造福我亦作福滅罪惟有流傳法

寶續佛慧命為最願我生生世世不迷正路  
脩行直取菩提上果徧度法界衆生還願衆  
生覺悟脩行不迷正路聊憑標月指頭正見  
雲開月露逍遙性海之中當體與佛全同逐  
一銷除夙習次第到岸登峰慎勿撥無因果  
莽莽蕩蕩招禍殺盜媼妄不除豈得泥犁免  
墮還有向上一言頭上便是青天秋月梧桐



滴露春風楊柳含煙

萬曆辛丑歲八月初三日吳郡嚴澂和南書



嚴澂

嚴楷嚴櫟

嚴楞嚴杓

嚴柎助刺

水月齋指月錄序

嵇林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履當其意之所適視世

之它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

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履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

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

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

終不為之移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



此火蠟也孰足控搏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  
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意不若是乎  
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  
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歲乙  
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茅  
與霑甘露開蔽良多既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  
耳不欲復聞予則沉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

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於萬  
物之中而得為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  
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擊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  
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它  
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  
于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  
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



指月錄 月  
塋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  
淳滴堀堞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  
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穉牽挽必謝之寒暑  
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它  
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  
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  
焉孟起遂為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

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  
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  
意適者皆鳩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喻其僻  
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共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  
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  
此為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  
惟楔出楔至為發願偈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予



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為次第緣起於其端題  
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  
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  
知也其質之鑪鞴火蠟

萬曆壬寅夏五月戊寅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

談書



水月齋指月錄總目

卷之一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附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

須菩提尊者

無厭足王

緊那羅王附

舍利弗尊者

鴛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廣額屠兒

文殊思業禪師附

秦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萬迴附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子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懶殘

法順大師

清涼澄觀國師

卷之三

善本印鑑

注意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章次列於東土祖師

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讓嗣南嶽一世界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思嗣 青原一世

卷之六

二祖旁出法嗣

六僧那禪師

向居士

四祖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智巖禪師 融禪師

牛頭山智威禪師

法持禪師 嗣持慧方禪師 嗣方巖禪師 嗣

安國玄挺禪師

威禪師 嗣

天柱崇慧禪師 二人

徑山道欽禪師

鶴林玄素 嗣素牛頭威 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佛窟惟則 嗣則牛頭慧忠 嗣忠牛頭威 嗣

鳥窠道林禪師

徑山 嗣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

壽州道樹禪師 北宗 秀嗣

嵩嶽破竈墮和尚

安國 師 嗣

嵩嶽元珪禪師

二人

終南惟政禪師

嵩山普寂 嗣寂北宗 秀嗣

嵩山峻極和尚

破竈 墮 嗣

六祖旁出法嗣

司空山本淨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永嘉玄覺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圭峰宗密禪師

遂州道圓 嗣圓荆南惟忠 嗣忠磁州法如 嗣如荷澤 嗣

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

講肇論僧

道流在佛殿

法師入佛殿

六通院僧

聖僧像

死魚浮水

馮延巳

問聖僧年

偃臺感山主

僧見地藏

鷓子趁鴿

問無揀

廣南住菴僧

圓通和尚

童子上經

先淨照禪師

曹溪主衣鉢僧

高麗觀音

長明燈

護國天王

五蘊偈

犬傷持鉢僧

宋太宗

茶陵郁山主

因禪師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

上竺圓智

公期和尚

雲頂禪師

終夏不說

老宿畜童

二菴主

舉九年面壁

師子捉兔

婆子燒菴

婆子到趙州

跨驢人

肇法師

雙溪布衲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附

幽棲禪師

老洞華嚴



太瘤

歐陽文忠公

鹽官僧

無鬼論

古德油糍

定僧問彌勒

元曉

修雅法師

文通慧

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上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南二馬祖嗣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下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

南二馬祖嗣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水潦和尚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潭州三角總印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常州芙蓉大毓禪師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五臺山隱峰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烏白和尚

石臼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亮座主

百靈和尚

則川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

江西裨樹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濛溪和尚

襄州龐蘊居士四十七人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青二石頭嗣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潮州靈山大顛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振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鳳翔法門佛陀禪師

澧州大同濟禪師

十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據符碑嗣石頭

天王道悟禪師

據丘碑嗣馬祖未定宗派二人

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南三百  
文嗣

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南三百  
文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瑞州五峰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廣州安和寺通禪師

洪州東山慧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十人

趙州觀音從諗禪師 南泉  
嗣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終南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十人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鹽官  
嗣

芙蓉靈訓禪師 歸宗  
嗣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四人

鎮州普化和尚 盤山  
嗣 壽州良遂禪師 麻谷  
嗣

虔州處微禪師 西堂  
嗣 金州操禪師 章敬  
嗣

戒靈禪師 永泰  
嗣 五臺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三人

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百丈嗣 瀉仰宗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 青三藥山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柁樹慧省禪師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 六人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嗣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 二人 仙天禪師 大川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大顛嗣

馬頰山本空禪師 本生禪師 三人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 長髭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天一

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睦州陳尊宿 南四黃藥嗣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二人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長慶安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二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趙州嗣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六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 長沙嗣

石梯和尚 茱萸嗣 紫桐和尚 子湖嗣

日容遠和尚 二人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 關南常嗣

常鹽官嗣 漳州羅漢和尚 二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高安愚嗣愚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天龍嗣龍大梅常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馮仰宗嗣馮山嗣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鄭十三娘八人

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臨濟宗

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青四道吾智嗣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二僧密禪師雲巖晟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船子誠嗣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翠微學嗣二人

郢州清平令遵禪師二人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天二龍潭嗣

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青四雲巖晟嗣曹洞宗

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居士南五陳尊宿嗣

袁州南塔光涌禪師為仰宗仰山嗣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二雙峰古禪師先雙峰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宗臨濟嗣

魏府大覺和尚 鎮州寶壽沼禪師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幽州談空和尚 虎溪菴主

覆盆菴主 桐峰菴主

杉洋菴主 定上座

叢上座十二人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青五石霜諸嗣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邵武龍湖普聞禪師

潭州雲蓋志元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張拙秀才六人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夾山會嗣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五人

鄂州巖頭全叢禪師天三德山鑒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四人

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五曹洞宗洞山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 益州北院通禪師

京兆覲子和尚 越州乾峰和尚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九峰通玄禪師 十一人

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南六瀉仰宗西塔穆嗣仰山嗣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 南塔涌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 臨濟宗興化嗣

守廓侍者 二人 汝州西院志明禪師 寶壽沼嗣

寶壽第二世和尚 二人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青六九峰虔嗣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二人 鳳翔青峰傳楚禪師 洛浦安嗣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 蟠龍文嗣文夾山會嗣

郢州桐泉山禪師 黃山輪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天四巖頭叢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二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雪峰存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 龍華照布衲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越州鏡清道怱禪師



報恩懷嶽禪師

安國弘瑄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越山師彙禪師

太原孚上座十二人

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青六曹洞宗曹山嗣

處州廣利容禪師二人洪州同安丕禪師雲居膺嗣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朱溪謙禪師 南康雲居道簡禪師五人

護國守澄禪師疎山仁嗣 黃檗慧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三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青林虔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白水仁嗣

杭州瑞鹿幼璋禪師二人 報慈藏嶼禪師龍牙遁嗣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天四雪峰存嗣雲門宗

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南七瀉仰宗資福寶嗣

郢州芭蕉繼徹禪師芭蕉清嗣

彭州承天辭確禪師二人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臨濟宗南院嗣

鐵胡穎橋安禪師二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西院明嗣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天五玄泉彦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羅山開嗣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

玄沙嗣

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大章契如禪師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四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長慶稜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三人

谷山行崇禪師

保福展嗣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

招慶省儉禪師

三人

鼓山智嶽禪師

鼓山晏嗣

報國照禪師

龍華照嗣

衢州烏巨儀晏禪師

鏡清愆嗣

福州瑞峰志端禪師

安國瑤嗣

保福清豁禪師

睡龍溥嗣 龍雪峰存嗣

四祖清皎禪師

白兆圓嗣 圓感潭資嗣 資德山鑿嗣

大龍智洪禪師

二人

同安志禪師

青七曹洞宗同安丕嗣

廬山佛手行因禪師

鹿門真嗣 真曹山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草菴義嗣 義曹山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

廣德延嗣 延曹山嗣

廣德周禪師

二人

石門慧徹禪師

石門蘊嗣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天五雲門宗雲門嗣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禪師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雲門朗上座



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南八臨濟宗風穴嗣

廣慧真禪師

二人

黑水和尚

天六黃龍機嗣

棗樹第二世和尚

呂巖真人

三人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

羅漢琛嗣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三人

酒仙遇賢禪師

龍華球球長慶稜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青八曹洞宗同安志嗣

懷安雲頂德敷禪師

護國遠嗣遠護國澄嗣澄疎山仁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天六雲門宗香林嗣

韶州大歷和尚

白雲祥嗣

連州寶華和尚

二人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雙泉寬嗣

荆南福昌惟善禪師

二人

蓮花峰祥菴主

奉先深嗣

藍田縣真禪師

般若柔雲門嗣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羅漢琛法眼宗

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南九臨濟宗首山嗣

并州三交智嵩禪師

葉縣廣教歸省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襄州谷隱蘊聰禪師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鐵佛院智嵩禪師



仁王院處評禪師

智門罕迴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十人

圓通緣德禪師 天七清溪進嗣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青九曹洞宗梁山觀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 天七雲門宗智門祚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文殊真嗣真德山密嗣

洞山自寶禪師 五祖戒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福嚴雅嗣

雅洞山初嗣

南安巖自嚴尊者 西峰豁嗣豁清

涼明嗣明雲門嗣

天台德韶國師 法眼宗法眼嗣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 金陵報恩文邃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古賢院謹禪師

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 南十臨濟宗汾陽嗣

滁州瑯琊慧覺禪師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南嶽芭蕉谷泉禪師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六人

浮山法遠禪師 葉縣省嗣 潤州金山曇穎禪師 谷隱聰嗣



唐州大乘德遵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四人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

文公楊億居士 二人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青十曹洞 宗大陽嗣

興陽清剖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三人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天八雲門 宗雪竇嗣

宗道者 修撰曾會居士 三人

南康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 聰嗣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居士 三人

荆門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嗣廣 五祖戒嗣

明州育王懷璉禪師 泐潭澄嗣澄 亦五祖戒嗣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 延慶榮嗣榮 智門作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 北禪 賢嗣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二人

南康雲居了元禪師 開先暹嗣暹 德山遠嗣 遠雙泉郁嗣郁 雲門嗣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 法眼宗韶 國師嗣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温州瑞鹿本先禪師

温州雁蕩願齊禪師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 七人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清涼 欽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 百丈 恒嗣

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黃龍慧南禪師

南十一臨  
濟慈明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

六人蘇州定慧超信禪師

瑯琊  
覺嗣

越州姜山方禪師

宣州興教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秀州長水子璿禪師

五人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大愚  
芝嗣

安吉州西叅端師子

龍華嶽嗣嶽  
谷隱聰嗣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

青十一曹  
洞投子嗣

隨州大洪報恩禪師

東京慧林宗本禪師

天九雲門  
天衣嗣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禮部楊傑居士

四人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

雲居  
舜嗣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

九峰韶嗣韶  
叻潭澄嗣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

報本有蘭嗣  
蘭雪竇顯嗣

僉判劉維臣居士

智海逸嗣逸  
開先暹嗣

杭州淨土惟正禪師

法眼宗淨土素嗣素  
崇壽稠嗣稠法眼嗣

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黃龍祖心禪師

南十二臨  
濟黃龍嗣

隆興寶峰克文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潭州泐潭洪英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恭首座

安吉報本慧元禪師

景福順禪師

黃檗積翠永菴主

延慶洪準禪師

十一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楊岐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三人

潭州大瀉慕喆禪師

翠巖真嗣

紹燈禪師

玉泉芳嗣 芳浮山遠嗣

鄧州丹霞子醇禪師

青十二曹洞宗芙蓉嗣

洪州寶峰惟照禪師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四人

東京法雲善本禪師

天十雲門慧林本嗣

授子修顥禪師

二人

清獻趙公

蔣山泉嗣 泉雲居舜嗣

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黃龍悟新禪師

南十三臨濟祖心嗣

隆興黃龍惟清禪師

隆興泐潭善清禪師

吉州清原惟信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七人



隆興兜率從悅禪師 寶峰文嗣

東京法雲杲禪師 隆興泐潭文準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禪師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 五人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 雲居祐嗣 祐及開元琦 保寧璣皆黃龍南嗣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 二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開元琦嗣

慶元育王淨曇禪師 保寧璣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白雲端嗣

提刑郭正祥居士 二人 安吉上方日益禪師 保寧勇嗣

贛州顯首座 二人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 大馮哲嗣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 二人

真州長蘆清了禪師 青十三曹洞丹霞嗣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 二人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 寶峰照嗣

衡州花藥智朋禪師 二人 吉州青原齊禪師 石門易嗣

天台如菴主 天十一雲門本覺一嗣 慧林本嗣

平江西竺尼法海禪師 二人

東京慧林懷深禪師 長蘆信嗣 慧林本嗣

平江萬壽如瓚禪師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 三人

大覺法慶禪師 法雲白嗣 白法雲秀嗣

臨安廣福惟尚禪師 保寧英嗣 英法雲秀嗣

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慧方禪師 南十四臨濟悟新嗣



華亭性空菴主

空室道人智通 三人

潭州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清嗣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東京長靈守卓禪師 三人

隆興黃龍道震禪師

泐潭清嗣

慶元天童普交禪師

泐潭乾嗣 乾東林總嗣 黃龍南嗣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

慶元二靈知和禪師 三人

紹興慈氏瑞僊禪師

開先瑛嗣 瑛東林總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

悅率

西蜀鑿法師

法雲杲嗣

隆興雲巖天遊禪師

湛堂準嗣

隆興九僊法清禪師

慧日雅嗣 雅寶峰文嗣 雅大瀉

眉州中巖蘊能禪師

大瀉璿嗣 璿大瀉秀嗣 黃龍南嗣

懷安雲頂宗印禪師

二人

成都信相宗顯禪師

昭覺白嗣

白黃檗勝嗣 勝黃龍南嗣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

五祖演嗣

舒州太平慧勤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禪師

彭州大隨元靜禪師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法闕上座 九人

金陵俞道婆

瑯琊起嗣 起白雲嗣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

智海平嗣 平大瀉喆嗣

建寧開善道瓊禪師

泐潭祥嗣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

青十四曹洞天童覺嗣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 二人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 天衣聰嗣 石門易嗣

卷之三十一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 南十五臨濟萬年一嗣 一泐潭清嗣

左丞范冲等五居士 圓通 旻嗣

臨安徑山智策禪師 雲巖 遊嗣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 昭覺勤嗣 語列 此卷下兩卷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慶元育王端裕禪師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 平江南峰雲辨禪師

臨安靈隱慧遠禪師 建康華藏安民禪師

成都昭覺道元禪師 潭州大瀉法泰禪師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 臨安中竺中仁禪師

眉州中巖祖覺禪師 平江明因曇玩禪師

成都昭覺道祖禪師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遠居士

成都范縣君 十八人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 太平 懃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安吉何山守珣禪師 三人

温州龍翔士珪禪師 龍門 遠嗣

南康雲居善悟禪師 隆興黃龍法忠禪師 普菴 印附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 南康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歸宗正賢禪師 安吉道場明辯禪師

三十一



世奇首座

給事馮濟川居士 九人

台州石頭自回禪師

大隨靜嗣

常德梁山師遠禪師

莫將尚書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四人

無為冶父道川禪師

淨因成嗣

卷之三十一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卷之三十二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水月齋指月錄總目終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一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集

吳郡天池山人嚴澂道澈甫校

七佛

毗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

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阿長

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

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含經云人

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



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

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

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

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去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

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

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

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

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

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

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

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

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幻寄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削焉既見世

之人粗聞即心即佛者率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密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略

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揚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亦以此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

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為王佛歷劫修行



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觀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

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正宗作九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

世界地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 雲峰恍

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琅琊覺云

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僧

問九峰處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

是否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

惟吾獨尊爲甚麼却喚作傳語人 峰曰祇爲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人所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

四十二正宗作二十七年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

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

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

時有淨居天人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

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

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

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

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

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

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

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



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  
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  
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  
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  
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  
見今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正宗作昭王三十三  
年戊寅歲  
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  
悟成等正覺乃歎曰竒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  
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或云成  
道於臘  
月八日以周正二  
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  
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

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

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市地普天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

若有僊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則華嚴論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  
已畢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它不  
隔於毫端是顧虎頭畫人影雖得其神而終是畫香  
巖上樹話雪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話玄沙三種  
病人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深山巖崖佛法高峰見雪  
巖巖問睡著未夢主人都是依樣畫貓兒喫此俱是  
畫如何是真咄不見雲門云且道非非想天今有幾  
人退位過此更參三十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

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  
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  
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  
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



說法便下座

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

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

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寔在我身

喚在那一个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眾

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

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

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云蓮花色比

丘被熱暈且致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

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

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

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

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搥不知時五

方天王悉自悟道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

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

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

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

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

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

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



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

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

白象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

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

我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

因邪而打正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

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那一通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實葉源頌云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慙愧慈悲大法王丙乙離壬不屬火斷橋倫頌云

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挿無鬚瓊等間一掣掣得開

二箇老婆相對坐妙喜云今時有一種世尊一

弄泥團漢徃徃在那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

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

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

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

此問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

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

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

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

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

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



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  
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  
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  
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  
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  
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世尊因地布髮  
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  
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  
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  
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  
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

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  
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  
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  
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个文殊迦葉無對昭  
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个文  
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合殺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  
忙 百家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

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揔皆是佛遂以手  
掩面乃至十指掌中揔皆是佛雪竇顯云它雖是个

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  
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

教你老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

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

統要  
作迴

燈錄  
作回



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  
 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  
 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  
 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  
 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  
 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  
 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  
 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  
 定不得祇如教意怎生體解翠巖真好問僧文殊  
 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  
 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劭武方其問時  
 以手指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此  
 曰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  
 明自親見作家未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  
 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  
 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

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  
 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前話乃曰文殊  
 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日陞座用前話乃曰文殊  
 與罔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  
 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眾同到座前  
 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眾摠是祖師門下客叅玄上  
 士試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  
 不用閒觀喝一喝下座雲庵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  
 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  
 何曾動所思衆生摠平等日用自多疑妙喜云有  
 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  
 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  
 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  
 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  
 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女  
 子定不得罔明無心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所以出女  
 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為甚麼出  
 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為甚麼出得如  
 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  
 至於作女子入定勢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  
 天數聲伏惟尚嚮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妙



喜頌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園悟勸頌云大定等虚空廓然誰辨的女  
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 芳搖蕩乾坤象王  
回旋 芳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  
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自拈賊  
尼妙摠頌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  
有爾罔明文殊靴裏弄指 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  
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它一倒一起  
寶峰照頌云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應難  
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石門易頌云  
坐擁羣峰覆白雲 鸞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花雨紛紛  
落午夢初回識故人 佛燈珣頌云瞿曇身心如泥  
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由來著楔歷觀  
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  
山如黛潑 佛照光頌云一畝之  
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嘴  
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  
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  
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

事白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

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挽

果禪師遊方時以此因緣請益湛堂準禪師堂曰正  
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山  
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个方便只是你刻地不會山  
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  
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佛言我  
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宅家已生  
下兒子時如何山當時理會不得及見圓悟後過虎  
丘閱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  
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  
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及離諸喧諍寂滅  
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  
現前譬如一切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  
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  
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  
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  
墮在大河為欲渡故發大勇猛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  
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  
為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



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况復起於世間之心山於是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山後嘗頌此因緣其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鼓山珪公亦同頌云月裏仙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

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報慈遂徵云為復是門內語門外語馮山詰代云吾

不如汝黃龍新云文殊怎麼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入得門冰消瓦解無邊身菩薩

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

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

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世尊因軋闍婆王

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

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

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

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會作舞王曰世尊

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

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

會作舞王乃信受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峯峇海水騰波迦葉

作舞作麼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峯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源休去幻

寄云有底道世尊以藥去病澄源以病去藥夢也未夢見乾闥婆王在世尊在第六

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癡惡鬼神

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

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



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

發菩提心天衣懷舉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下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

常神通妙用智慧辨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莫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

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閉眼見暗魔之與佛一時穿却鼻孔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

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合眼郎

當不少又云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為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如此道了只向他

道幾乎錯喚你做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世尊因調達

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

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

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

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

真云親言出親口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亦無來若言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世

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

山五雲逢云甚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人有起法見佛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罰伊

同教義不同教義白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向承天這裏起法見佛見承天終不

敢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雲消去自然春到來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

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世尊因靈山會上五

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

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

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



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  
 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  
 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  
 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  
 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  
 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  
 云何殺天童傑云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  
 盡腕頭氣力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  
 子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  
 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錫倒須彌雲門扇子跨跳  
 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  
 作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  
 是歌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

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  
 又云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

宅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  
 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又頌云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  
 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園悟勸云鳴  
 指三下是點破是撒沙徑山杲云邪正兩分正猶鞭  
 影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世尊

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

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

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

聽無說無聽是為一義二義翠巖真云波斯匿王善  
 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



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 歷然作麼生說个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因外道

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

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

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為山喆云世尊大

似看樓打樓大瀉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被外道撥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有異學問

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

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

所問皆為戲論 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

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

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

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

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

何為宗志曰我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

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

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

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

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

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

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天衣懷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

論區擔薦折兩頭脫 一毛頭上現乾坤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猪



過乃問這個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

尊曰也須問過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

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昇猪便行一場懨懨世尊在靈山會上

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

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

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復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

夢中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已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悅云口是禍門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

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

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

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

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

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世尊臨入

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

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

轉法輪耶雪峰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世尊於涅槃會

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

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

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雲峰悅云然膏育之

病不足以發藥雲峰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



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  
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  
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  
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焚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  
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  
正宗作三  
六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  
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  
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樹中露雙趺示之  
佛鑑

勲頌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

### 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 經題火字

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曰看取下注脚徑山果頌云以字不

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幻寄曰有以漚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子話為三界唯心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 華嚴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徑山果頌云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

不犯端然衣 錦自還鄉 金剛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

####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

顯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

也圓悟勤云且道雪竇勘破瞿曇 無我相無人相

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無我相無人相  
麗居士問講金剛經座主云無我亦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士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座何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  
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  
文殊所說

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山此

應頌云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  
撫掌笑哈哈徑山杲頌云壁上安燈盞臺前真酒

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高峰妙頌云涅槃地  
獄本無差只為從前被眼遮三脚驢兒纒踣跳鏝湯

鑪炭是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吾家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山徑

杲頌云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  
絮毛毬走雨打梨花疎蝶飛師荅林少瞻云但將此

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  
頌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要忙亦不可

放緩如調弦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  
瑯琊覺禪師嘗問講僧曰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對曰起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  
曰息即是病又問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

知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對曰辨  
即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未識藥中之忌也寶覺

禪師則為之偈曰黃花燉燉翠竹珊珊江南地煖  
塞北春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雲堂行頌云枯樹雲充葉凋梅  
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蘆雪喫冬

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裴休為圓覺叙有云終日圓覺而未

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

宋徑山慈辨禪師寶印別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  
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從容錄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府鐵牛白癩嘉

州大象耳曠兩個病痛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  
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

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

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



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

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衆

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

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

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妙喜頌云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

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竹庵珪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徑山杲頌云

春至自花開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海印信頌云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觀纖毫花紅

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

空皆悉銷隕尼無著頌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消隕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竹庵珪云常恨

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天目禮頌云不汝還兮

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阿難復

白佛言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

地草木孳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

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卮庵頌云雙劍峰前古寺基天尊

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

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意

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刹刹塵塵在半塗湛堂準頌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

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

能轉物即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法華經是法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朴翁銘頌云世間相常住黃鸞啼綠樹真个可憐生動著便飛

去

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圓極

云蠻奴赤脚上皇州賣盡珍奇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鈞分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鞦韆毬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昔

僧誦此忽起疑日夕不置忽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為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鸞啼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

能測佛智

破庵先頌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如來

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現於三界

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圓極岑頌云岫嶺峰頭神禹碑字青石赤

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

眼一隻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

成佛道

徑山杲頌云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一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  
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  
接得示眾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

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石田薰頌云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文殊問菴

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為生義殊  
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



生義妹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妹  
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  
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  
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妹曰其力未充進山主問修  
山主明知生  
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  
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  
在修云某甲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指云這  
个是監院房那个是典座房修乃禮謝  
云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觀面不相瞞  
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文殊大士

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  
吾即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  
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為佛天子云如如法

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  
染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  
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善住天

子准上應有意字此  
或另是一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

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  
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祇  
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  
切不見是名真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  
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  
界文殊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即是如來  
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大小文殊趁著天子脚跟  
轉天子却惺惺文殊未具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

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

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個法祇

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

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

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

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

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

舉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麼又云勘破了也復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卧疾毗耶離全身太枯

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

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圓悟勤云如今禪和子

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白雲端頌云

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

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

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

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

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

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

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



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

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

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

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

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

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耶

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雲門偈云帝釋舉手處與

同是別妙喜曰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

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眾云希有世尊且道見恁

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讚希有二

字園悟禪師云一句是一個鐵樞故六祖聞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

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紫那羅王奏無生樂

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

隨王去即去佛處不得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

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

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

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

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

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  
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  
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



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是彌勒誰名彌勒 舍利弗  
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  
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  
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  
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  
面而變爲女身

鴛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  
位用千人拊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  
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  
在鴛崛前鴛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鴛崛急行追  
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  
住鴛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  
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  
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  
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  
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  
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  
預其數

翠岩真云且道甚麼處見直饒  
雪天縹緲湖光澹蕩且莫說夢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  
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  
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



如是而住

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處不得一千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互相熱暎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底麼隨後咄云寐語作麼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

為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

劫千佛一數

東山覺拈云今時叢林將為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是殺人不取眼底漢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遂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

作麼生說色空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

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

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

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個是如來涅槃

那個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秣

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

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

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



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  
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  
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  
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  
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眾微  
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  
一微高僧傳作佛馱跋陀羅問鳩摩羅什  
語佛馱跋陀羅乃佛大先弟子也

寶誌禪師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窠

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

家專脩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着錦袍往來皖

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 梁武

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

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帝又

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脩習師曰安樂禁幻寄曰志  
公安樂禁

及十二其旨與達磨之不識德山棒臨濟喝皆自靈  
山拈花一脉相承如塗毒鼓如太阿劍聞之者喪嬰  
之者斷不可以心思意解者而或者謂十二乃十二  
因緣治惑藥也其在書字時節刻漏中乃書之在十  
二時中也安樂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此所  
以為脩習也是以趙州庭柏為三界唯心為山拂子  
為附物顯理者同道座主奴也何足以語此或  
者語出傳燈錄梁武未識達磨舉朝亦不識誌公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

遂以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

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

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梅檀也即以屬供



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師嘗數  
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靈跡炳著士庶  
皆共事之初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  
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  
之於華林園忽一日重着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  
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衰矣由是  
禁師出入至梁乃下詔褒師令勿復禁 師問一梵  
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  
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  
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  
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曰不枉西來 師垂語曰

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又曰京都鄴都浩

浩還是菩提大道 法眼別云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又曰如我

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 雲門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

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噉飯喚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大乘

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

真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卽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

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遮相纏遶一切如影如響不知

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

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

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

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



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  
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  
與直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  
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  
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  
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  
忘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  
疎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法性本來常寂  
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廻換歛容  
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脩道何時得達  
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

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報  
你衆生直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  
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名由爾情  
作無情卽是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  
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卽心卽佛真似騎  
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個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  
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  
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  
知解廻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  
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慾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



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五內見外  
見摠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厭苦求  
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着只由妄情分別前  
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  
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畧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  
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上度衆生身同太虛煩  
惱何處安着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銷落六可笑  
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鑿求餅不解返本  
觀麴麴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  
不假偏耽愛戀無着卽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罟慈心  
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

佛面七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  
紛自救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  
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  
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反作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  
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  
內誦經誦論心裡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  
如不少八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迤相  
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  
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  
後身功德希望卽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裡  
渡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



船師及彼度人兩個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  
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九悟解卽  
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偃偻八十不能跋  
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  
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已  
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  
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脩  
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十  
四科頌十四首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脩道  
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  
之心卽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祇在目前愚倒迷人

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脩造不識三毒虛假  
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  
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  
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  
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  
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着  
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畧無人會  
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  
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  
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



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  
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  
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  
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  
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  
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餅卽從來是麵造作  
隨人百變煩惱卽是菩提無心卽是無境生死卽是  
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  
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媯慾性空鑊湯  
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

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  
凡夫妄生執着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  
大道自然不用將心晝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  
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  
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  
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  
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  
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  
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  
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



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  
 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  
 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為  
 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  
 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  
 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  
 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  
 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  
 一切不能為害堅固猶若金剛不着二邊中道儵然  
 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  
 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恬惶

法性本無瑕翳眾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  
 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  
 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惟只趁逐言章  
 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鬪爭剛強心裏玩蛇蝮螫着  
 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  
 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  
 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它生老真妄  
 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高座論義  
 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眾為言疑嫌為好雖然口談甘  
 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  
 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



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  
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  
何渡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  
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  
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訶優波默然無對淨  
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  
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  
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  
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  
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  
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條然真入圓成絕

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

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昔樂心常不

改法寶踰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

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這應是

莫刀劍臨頭我曰亦是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

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

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

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忿忿自

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

雷吼吼 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

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



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  
便遭魔事燒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  
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  
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  
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  
空始出塵 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  
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着依前還  
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  
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  
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

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

家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  
在人間不在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  
何用要求真作淨潔却勞神万應是方認愚癡作近鄰

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

聲音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  
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  
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

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  
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



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  
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應作室礙放蕩

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半夜子心住無生

即生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

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寔沒蹤生死魔

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

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

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洪覺範曰誌公十二

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寢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

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

轉 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 幻寄曰覺範於文字接處求誌公語脉既其華未既其實使生死不屬

有無不可用時便用則心法不屬有無又何可用時便用且知生之未嘗生死之未嘗死條然而來條然

而往非生死不屬有無而用時便用乎見有生生死則有心法見無生死則無心法不見古人道生死中無

佛則無生死耶生死心法同一幻泡未可若是分別也誌公諸讚詠拔善惡刺裂凡聖網苟會其旨則踏

毘盧頂額上行一以情求則入地獄如箭射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天監十三年

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

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爽臨

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

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於鍾

山獨龍阜仍令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

立碑於寺門處處傳遺像焉 幻寄曰可惜一枝燭分付不着人却作後事會

嘆若作佛法會便好與梁武一坑埋却因述頌云達磨隻履携歸葱嶺志公一燭梁宮搖影青陽已謝行



人遠落花滿塔月華冷銀河西  
橫玉漏殘夢破轆轤鳴露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  
日降於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娶劉氏女  
名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擁  
魚獲已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  
有天竺僧高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  
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  
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  
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  
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見即與籃  
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

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  
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  
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  
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  
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  
士講經竟 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士端坐  
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  
切不安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  
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  
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又曰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衆傳大士此

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譬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个昭昭靈靈洞山聰

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

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嘴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囉哩囉哩

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裊舉大士

此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霧亨打倒葡萄

荀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柱底柱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心王銘曰觀

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

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

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

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

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

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

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

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

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

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

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

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

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



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陳太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鎮之又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現在

士於太清二年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

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士愍而從之士嘗遣弟子致書梁武中有云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着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梁武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



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  
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梁武又問何為真  
諦曰息而不滅武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  
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  
苟免武曰大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武曰  
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  
川叢注不過于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  
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眾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  
有若自己天下非道不安非  
理不樂武默然大士辭退

南嶽慧思禪師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

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

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

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法師有徒數百

中觀論發明禪  
理故遙稟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

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

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

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

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

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

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

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遍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

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

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

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

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嘗以道



俗所施金字般若法華二經爲衆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現前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顛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具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日視

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

生可教化

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師習慈忍行奉菩薩

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

將順世謂門

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脩法華般若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荅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煥身軟顏色如常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天台山脩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人姓陳氏



誕生之夕祥光燭隣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通潛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

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今文字之師千

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喜妙

云智者悟旋陀羅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惟無盡居士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語余曰當真證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惟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默默自點頭矣又曰而今未護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太建元年辭思

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

七年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峰有定光禪師先居

此峰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

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



悲憂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  
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僧得住之像此處  
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銀地汝宜居焉 師嘗謂法華  
為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  
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眾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  
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  
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眾生本性在無明  
煩惱不為所染如蓮花處於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為  
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  
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  
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復具足凡七

種單三複三攝一切名妙法蓮花即復之一也法譬為復

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  
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  
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  
代之說總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  
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  
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  
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眾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  
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

即藏生滅通無別圓也無作四諦惟法華圓理乃

非實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正三接捨此皆



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

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

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

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

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脩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

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蟻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

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

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以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

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隕得六根清淨如

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五分真即佛位雖同詮旨迥異唯通悟者善巧融會

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



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

藏通皆言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

見道位所證故妙覺也起信論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

耳藏通二如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上六位既皆即佛不通具法報化三

教佛可知身為正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

德一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

皆三法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

身上相稱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其實

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

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

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

檀生歡喜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

益云云台教 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

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

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

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

絳衣三神人語曰所欲建寺今非其時三國既一當

有大施主建之寺建而國清宜名曰國清至隋開皇

十八年詔司馬王弘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

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

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眾

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

與思大禪師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



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  
詔使者送弟子智瑛及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  
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  
師化身來受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  
冬夏不釋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場一十有二所  
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  
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  
尊事蹟甚廣具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  
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

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

大聖何姓云何姓官云住何國云住何國此意如何  
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云大聖決  
定姓何住何國往返數次遂致書妙喜乞斷此公案  
喜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  
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宿州民賀跋氏捨

宅為伽藍師曰此本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是香  
積寺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如來師曰

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景龍二年詔迎住大薦福  
寺中宗稱弟子三年三月三日示滅敕就薦福寺漆

身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

馥寶月問冰壺慈雲無不覆為恁麼大聖不就薦福  
月云不見道君子愛財壺云此是洞山底長老分

上作麼生壺云你還覺觸醜痛麼壺  
云恁麼則是處是慈氏月云矢臭氣中宗問萬迴

僧伽是何人迴云觀音化身萬迴法雲公號州閬鄉  
張氏子貞觀六年五月



五日生弱齡笑傲如狂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藏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毋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耳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人因呼曰萬廻其他靈迹甚多不及錄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翦髮齊眉衣布裘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解時謂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未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禮拜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

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恁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因沙

彌舉此州代干後回天台山示滅師凡有人問佛

理止答隨時二字初問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

忽患頭痛醫莫能愈師造丘以呪水噴之立差胤異之乞一言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

在師曰即國清寺寒山拾得也胤後既至任即入寺

問師所在及寒拾踪跡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

藏後今闐無人矣寒拾二人現在僧厨執役胤入師

房惟見虎迹復問翹師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春



穀供僧閒則諷詠乃入厨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寒山子本無氏族始豐縣西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罵寺僧以杖逼逐拊掌大笑而去 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旁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迹問州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

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厮兒宛有大人之作 閻丘入厨見山同拾得圍鑪語笑丘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且笑曰豐干饒舌二人即相携出松門閻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人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閻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跡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共三百餘首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

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見兒孤啼拾歸國清故名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于憍陳如



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靈熠怒因罷斥令厨内  
滌器每瀆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與負去 一日  
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  
个甚麼拾得放下茗帚义手而立寺主再問拈帚掃  
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  
汝作甚麼山曰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  
哭笑而去 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  
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  
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僧  
厨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汝食不能護  
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譴我由是  
著異呼曰賢士未幾與寒山隱石巖而逝道翹纂寒  
山詩得偈亦附焉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臞  
媠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卧隨地常以杖荷一布囊  
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醯醢  
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  
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竒之或就人乞其貨則  
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着濕草履途中  
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民以  
此驗之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  
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你一文師放下布



袋义手而立 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

布袋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便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义手保福曰為只如此還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

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個人曰來也

來也歸宗柔和尚師云汝不是這個人曰如何是這

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个心心心是

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

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

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

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

非凡復若乎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

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

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是

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

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

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此應是一偈

一作一偈燈錄并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

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

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

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

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

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



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  
 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  
 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  
 州亦負布袋四眾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  
 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  
 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  
 以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  
 物一味却成真 集僊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  
 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  
 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  
 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裡文  
 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慶  
 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  
 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

逝

宋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虔請

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清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

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為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

英宗即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  
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武宗  
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  
許之依烏山興福寺沙門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  
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携鳧茨一包  
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茨峰曰何處  
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  
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  
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  
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初居溫嶺繼居將軍巖  
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

古聖脩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  
故人號爲扣冰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

老僧說个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

師入此脩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  
曰莫祗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  
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  
次師提起橐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  
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  
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毗之祥曜滿山獲五色  
舍利塔於瑞巖正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



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龔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懶殘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鄴侯李泌微時在寺中讀書



李固異人能識微察殘所爲知不凡每謂人曰殘師中宵梵唱恒響徹山林其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一夕李潛往道名瞻拜師大詬曰是將賊我李拜益恭師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李啗之李捧食再拜謝師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德宗使人召之師寒涕垂膺使者見而笑令拭涕師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隕巨石當道橫卧修磴者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輓屹不動師笑曰無煩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群師語衆僧

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筆衆以筆授師纔出寺一虎遽銜師去而虎豹亦隨絕踪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摠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勝立切世人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个中無



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个  
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  
飯從頭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  
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  
夜月爲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  
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  
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  
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  
愈有患瘧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瘧愈武功縣僧爲毒  
龍所魅衆掖以詣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  
大師所向義無復留尋即釋然師大弘華嚴圓頓之  
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嘉  
州牛喫草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義  
學莫能窺其旨餘具如本傳

清凉澄觀國師姓夏侯氏山陰人才供二筆撰華嚴疏  
鈔窮圓頓之旨神異種種有識咸戴化後門人見有  
金甲神人空中翩然西逝門人拜問神何爲曰取華  
嚴菩薩牙歸供養耳門人異之遂啟塔戶視之師容  
貌如生而失二牙以是知師爲華嚴菩薩也師有答



皇太子問心要書傳燈載之而妙喜正法眼藏亦具載焉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脩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脩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



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  
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冲融  
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三

西天祖師

諸祖事跡參傳  
法正宗等傳錄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

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值毗婆尸佛般涅槃四衆

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

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

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

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

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

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

來比丘而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



因緣付法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  
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  
我覓 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  
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

佛

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  
河側入般涅槃即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  
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  
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  
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付耆  
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  
阿羅漢果乃得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

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  
藏大衆默然尊者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  
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  
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偈已禮衆僧足陞法  
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  
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尊者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  
錯繆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  
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  
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法  
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偈  
已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凌虛



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王遂杳  
然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僧伽  
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  
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爲開  
去已復合阿闍世王知尊者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  
同至山山果爲開見尊者入定儼然王禮訖欲以香  
薪茶毗阿難曰未可燔也大伽葉方以禪定持身俟  
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聞敬歎與阿難禮辭山合如  
故當此周孝王五年丙辰也

山亦爲開耶無  
畏必果位人也

按唐無畏三藏嘗入山  
爲尊者薙髮豈無畏至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

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  
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 一日

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  
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  
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  
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  
个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

竿着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翠巖芝  
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者一日入竹林

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  
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



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生滅法覺範作

諸佛機解了之解作决于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

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

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

為之證於是地為之動光明遽發俄有一聖宿大士

示現而為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

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尋得二果幻寄曰阿

難果老昏這僧不着便受伊毒藥若向水老鶴上打發便可踏毘盧頂顛上行何有二果却受聖宿小聖

處分一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

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者

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

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

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

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

者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

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琉璃河悉為金地為其仙

眾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

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  
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  
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  
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  
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



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中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言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毗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周厲王十二年癸巳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亦名舍那婆斯

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

耶摩突羅國人也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後一百年有

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耄多以為給侍因問耄多曰汝年幾耶荅曰我年十七耆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尊者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耄多徒眾多懈慢乃往彼正之耄多見師至



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毘  
多曰汝識之乎毘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  
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  
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  
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  
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遍  
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毘多弟子皆伏而  
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  
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  
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毘  
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蓋此周宣王二十三年

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

亦名優波毘多又名鄔波毘多

姓首

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行化至摩突羅國得  
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  
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  
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炙  
言論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  
之即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  
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  
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  
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



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即下  
天宮至尊者所禮足哀懺尊者曰汝自今而往于佛  
法更不相燒乎波旬曰誓向佛道尊者曰汝可自唱  
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踊躍作禮而  
去 因訪一老比丘尼入門乃觸撒鉢孟尼曰佛在  
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舍尚不如是尊者紹  
祖位人得與麼麤行者休去

汾陽昭代云  
已知錯悞

尊者在

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  
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  
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  
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

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  
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  
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  
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  
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  
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  
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  
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  
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時號  
無相

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  
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傳禪門及經論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



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  
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毘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  
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  
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  
多迦此云通真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云巍巍七寶  
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毘多尊者  
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  
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  
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  
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  
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

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  
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  
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  
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  
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  
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  
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  
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踴  
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  
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  
年巳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荅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



與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  
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  
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露  
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  
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  
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  
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  
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  
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  
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正宗付法  
偈後有超

身呈十八變乃入慈  
心三昧以趣寂定語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

正宗作瞿  
曇波氏

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迦提  
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  
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  
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  
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  
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  
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  
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  
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



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即超身虛空散衆寶花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即其所建塔閣其全身時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

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也

王信邪躬持赤幡請諸論主論義論主皆屈王自論亦屈遂改邪心

圭峰云德力甚深智慧廣大國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



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  
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  
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  
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  
祖師一問  
童子一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祖因說偈  
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  
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  
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即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  
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  
無止祖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  
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眾盛以衣襪隨處建塔供養

時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  
子七人祖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尚嘗曰若遇大士坐  
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祖  
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有一長  
者來趣其會祖謂眾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  
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  
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既不識焉  
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  
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  
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



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  
 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為蠶以衣之後生  
 中印土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  
 六百年馬鳴當于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  
 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  
 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

興寶塔以闕全身當此土周安王戊戌歲也

圭峰云馬鳴慢

心誓斷舌以難祖祖立二諦義鳴即歸投宗鏡錄云  
 西天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  
 林中志氣渺然若不可測鳴語之曰沙門說之豈有  
 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勿頸以謝羅漢默然容無  
 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會無應情鳴退自思惟我  
 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  
 者可屈自吾未免于言真可媿矣遂  
 投出家二說與傳燈不同并識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  
 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  
 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眾  
 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  
 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  
 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  
 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  
 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  
 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  
 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



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  
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  
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  
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  
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  
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  
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  
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  
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  
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真體  
於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午歲也

一外道索祖論  
義集國王大臣

及四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爲何宗曰凡有言說  
我皆能破祖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  
請汝破之外道屈服按宗鏡外道即馬鳴與論乃脇  
尊者馬鳴因此從脇尊者出家與傳燈及正宗抵悟  
而宗鏡復載韻陀山中語則自矛盾矣嵩公考據甚  
詳宗鏡所記訛也圭峰云作妙伎樂降諸伎人於樂  
音中演說諸法甚空無我貴賤出家時遇外國兵圍  
索九億金錢王以馬鳴與之方退造其蔗論十萬偈  
又造起信論善能開誘起信論疏  
又謂太子鳴琴則馬鳴故稱馬鳴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  
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  
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  
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  
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  
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



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

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赧

王四十一年壬辰也

圭峰云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魔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遍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



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  
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  
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  
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  
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  
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  
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髮命諸聖授  
具 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興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  
從之不知向佛尊者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幡每俟  
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

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則不得縱之不去者曰  
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祖曰  
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者曰頃則徵矣俄  
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  
皆歸禮尊者者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  
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  
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  
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  
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  
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  
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



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

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

建塔閱其全身秦始皇三十五年巳丑也圭峰云豪貴家生通

四韋陀天地圖讖因與三友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閣浮經論自謂爲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悟已

還出化國王婆羅門外道無數造論數十部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

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

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

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瑯琊覺頌云龍猛孟中水提婆毘上針人人爭得失个个

話浮沉不覩雲中雁馬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磔磔下獲黃金龍樹即爲說法不起

於座現月輪相語具龍樹章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

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

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

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

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

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

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

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盖符宿因即與剃

髮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



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與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

汰經于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特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你是誰祖曰我是誰祖曰天如

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供養漢文十九年庚辰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

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



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

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瘁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其



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漢武二十八年戊辰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

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旣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



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  
 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  
 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  
 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  
 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  
 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  
 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  
 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  
 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  
 建塔衆力不能舉即樹下起塔前漢昭帝十三年丁  
 未也圭峰云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  
 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蒼

樹影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  
 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  
 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  
 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  
 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  
 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  
 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荅無  
 者誰汾陽昭代云  
 洎合忘却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  
 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  
 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



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湧  
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  
塔漢成帝二十年戊申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  
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  
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  
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後至中天  
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  
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  
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

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  
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  
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  
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感  
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  
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  
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  
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

正宗記祖曰汝何許人可白父

母而後出家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  
吾有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祖須臾達彼夜多  
既聞其父母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  
祖遂與受具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



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髻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當新室十四年壬午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

此云

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

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

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



風如響况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  
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  
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  
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  
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  
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頽然委地闍維  
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氏

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  
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還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

盖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禱於佛塔母夢吞明珠  
因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盖設禮賢  
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  
光盖疑之賢衆曰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  
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  
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  
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  
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  
爽矣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  
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  
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挈羅



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

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漢殤帝十二年丁巳也

圭峰云通達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衆生疑是天親未敢爲定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由衆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爲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



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凌虛趣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

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娑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即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



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  
出徧濟十方世守鏡作徧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  
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漢桓帝十九年乙巳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  
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  
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  
中宮嬪育之即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  
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  
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  
覩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  
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栖一林間九白誦大般

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爲其王無  
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  
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  
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  
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  
強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  
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  
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  
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  
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  
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



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  
 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  
 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  
 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  
 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  
 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  
 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  
 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  
 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  
 欲興塔祖復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  
 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

分就馱都場而建塔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

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黎迦本習小乘禪觀

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

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衍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

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

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

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

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

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

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



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  
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  
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  
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  
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  
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  
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  
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慇  
懃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  
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  
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

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  
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  
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  
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  
舍吾嘗赴西海齋受颯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  
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  
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  
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  
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  
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  
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勉獨留罽賓時本國



有外道二人一名摩日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  
 共謀亂詭為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  
 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  
 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  
 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  
 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  
 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為白衣以  
 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

當魏廢帝齊王二十年巳卯也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

主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然有在  
師不恡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翠巖芝

云當時尊者引頸王便舉刀當恡麼時有人出來諫  
 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天童華拈諸師語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  
 得主隨穗穗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將蝦釣鱉  
 汾陽別云知師不恡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  
 然有在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王舉劍師子引頸  
 當恡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  
 衲僧作麼生斷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  
 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  
 者好个師子要且不解返擲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  
 隊漢被山僧勦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拄杖  
 卓一下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黃龍新云黃龍要  
 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  
 漢又恡麼去孤峰深頌云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  
 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永明頌云尊者理非  
 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幻寄曰大  
 小永明作座主見解唐突般若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  
 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



尊者付法語在師子章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

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為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

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

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曰無

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

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

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

名彼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

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

口信伏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物恒當時若見它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衲僧出來道于時祖忽面北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

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

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

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尊者為陳因果王敬信受有

呪術師忌祖寘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

祖出家後六十載德勝即位惑外道說因詰祖曰師

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

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

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蜜多往諫因囚

之至是立出蜜多蜜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蜜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



事蜜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蜜多曰當為佛  
 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度出家侍祖  
 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  
 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  
 理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為難故  
 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不如蜜多  
 作禮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  
 德勝王建浮圖闕之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傳法記云祖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  
 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兩舍利不墮地眾以衣被接  
 之又云祖又名婆羅多那又名婆羅多羅此二名華  
 云別業泉眾初中天竺王苑有泉熱不可探王迦勝  
 以問祖祖曰泉熱有三一下有熱石二鬼業三神業  
 此神業也因命熱香臨泉為其懺悔須臾有神見謝

得度脫七日而泉清冷如常泉  
 故中竺北竺復以二名稱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  
 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  
 問曰師來何為曰將度眾生日以何法度曰各以其  
 類度之梵志即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  
 之山遽移在彼眾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  
 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  
 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  
 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  
 來救死耳此地已為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眾  
 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為演



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  
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  
曰瓔珞童子丐行間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  
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  
車而出瓔珞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  
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  
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  
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  
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真性心  
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  
即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  
外護即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  
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闕之東晉孝武太元  
十三年戊子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  
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  
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  
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  
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  
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  
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  
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  
 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  
 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  
 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  
 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  
 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  
 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  
 至且默而混之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及香至王厭世衆  
 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  
 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  
 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  
 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  
 晃曜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  
 如雨大衆建塔收供當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也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  
 爲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三





書